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856
冊數	2 (1)
函號	286 154

286-154



石 研齋 四
種

奉天錄 列子
鬼谷子 封氏聞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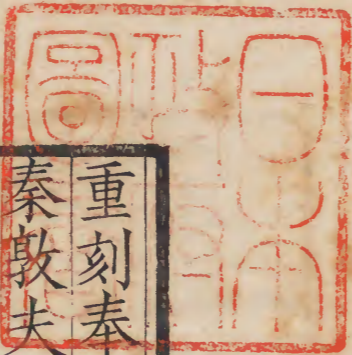
石 研齋 四
種

唐趙元一奉
天錄四卷

道光庚寅孟秋享帚精舍開雕

重刻奉天錄序

秦敦夫先生在都中得奉天錄一冊於龍燮堂觀察云出自徐星伯太史家者攜歸定爲四卷屬不佞校刊焉謹按趙元一奉天錄四卷載於新唐書藝文志與徐岱奉天記崔光庭德宗幸奉天錄等並列意當日獨流傳非廣故司馬溫公撰通鑑考異引奉天記八條幸奉天錄九條絕不引趙元一錄殆局內無此也然下逮南宋陳振孫馬端臨皆著之於錄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尚有唐奉天錄一部一冊在宙字號而近日則徐崔兩種久佚趙錄亦絕無僅有矣錄中序次考以年紀或後先參錯恐未必全屬舊貫茲無



所更定若字句轉寫之譌悉心讎正固十得八九疑
弗能明者僅從闕如之義其事跡出於正史外頗多
咸足資博覽而凡厥不同均可彼此互證閒有所失
如朱滔自王號冀而此以爲燕嗣滕王湛然從元宗
入蜀在天寶十五載而此以爲預建中是役盧杞貶
新州司馬而此以爲夷州乃元一傳聞之未審者耳
至於新唐書采渾瑊埋伏漠谷事入朱泚傳而云跳
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今觀此始知瑊抵朱泚營壘
謂奉天城下故與漠谷近非長安也采劉洽白塔戰
事入李希烈傳而云洽引還卒桓少清攬轡曰公少
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今觀此始知洽敗

後夜奔失路反嚮賊營少清意洽將死敵故控之使
迴當日問荅尤詳不解宋子京何以皆誤加竄改如
彼也即是而知其書之可以傳矣踰時告成略舉所
知願與先生及世閒深於史學者平議之道光三年
歲在癸未夏至後十日元和顧千里撰

奉天錄序

唐趙元一撰

緬尋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樸略不同浮華雖垂
不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
綏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兼并天下
漢高祖夷兇靖難光武討叛懲奸魏武破袁紹晉武
滅苻堅宇文氏破高歡普六氏平陳國太宗擒王竇
肅宗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
而逆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
我鳳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載之
使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與時浮沉者

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問鼎者不敢
漏網元缺一字失簡書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欲使朱藍各色
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
也李忠臣三朝名將忽為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
儒乃作趨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
徒蓋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
不廢食仰歎且洪流壞堤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
撲也逆臣賊子難可邇也睹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
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素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
一代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欃槍螭妍必記雖形闕
奉親而內懷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聖恩每覽嵇紹

紀信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淖齒王敦之遺跡思
奮劔而誓心疾惡之志不忘寤寐起自建中四祀孟
冬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孟秋月中旬
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於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
官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
敏敢竊鳳皇之一毛以効麒麟之千里獨學而無知
孤陋而寡聞跡不踐於邱門文有慙於先哲輕塵罕
增於巨岳墜露無益於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
陽之照述而不作有愧老彭冀草前非用警來祀云

奉天錄卷一

唐趙元一撰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宮情深憤惋及登寶位有誅四凶之志焉詔劔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洋梁節度御史大夫賈耽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淮揚節度司徒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烈充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王命頒行分路齊進獸奮龍驤謀臣盈幕武旅雲萃旗鼓纔施兇徒瓦解乘勝逐北如巨海之沃螢光漢水浮屍似秋風之吹落

葉崇義之首懸於朝矣世祖昆陽謝安淝水各一時也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斯之謂矣都統李希烈自謂有尅敵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志有詔勒歸本鎮元缺一字然生不諛之心乃劫其郡席卷而歸淮寧凡掠良家子姓悉爲賤隸六畜資財掃地而盡昔太武瓜步迴師六州無雞犬之響遊子望舍不識舊廬元兇之拔襄陽甚於斯酷遂縱師陷我汝州河南尹鄭叔則表奏之上命工部尚書兼右僕射哥舒曜總禁兵五萬而討之師謀士銳所向莫敢有爭衡者長驅築壘於襄城縣焉時國家多故河北幽冀蝟毛蜂起三輔兩畿徵兵日

繼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詔河陽節度御史大夫李芘太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澤潞節度檢校工部尚書李抱真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神策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令珍分路長驅深入賊境雖王師頻勝而寇亦不衰勝負相參殺傷萬計時軍用旣多不遑遠略戶部侍郎趙贊上封事請稅三輔兩畿居宇閒架及取兩市富商大賈於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檢納貪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窰門出天子有詔去城七里內諸窰盡廢之及泚稱兵乃是涇原節度姚令言爲謀主也

時哥舒曜孤軍無援糧儲不繼賊得其便重圍數周
甲士日唯半菽馬淘牆皮而芻焉潛表請濟師詔神
策制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御史大夫高
秉哲各馬步共一十萬來救襄城勅大梁節度使司
徒李公勉發師犄角而攻之當有脫文軍書往來同會於汝
州之薛店軍令不嚴爲伏兵所敗三將之師望旗大
潰戎器委數百里鐵馬一萬蹄沒焉洛陽士庶惶駭
北走河陽西奔嶠黽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唐漢
臣奔於大梁高秉哲劉德信收離集散駐軍於汝州
詔涇原節度姚令言赴援總師五千東至漉水時京
兆尹王翊屬吏置頓牛酒儉薄將士色厲遂傳箭而

迴十月三日巳時也

令言尚在紫宸殿授以樞密并賜賚金帛時御史臺
左巡奏云涇原士馬違命迴戈令言星馳至長樂坂
逢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擁令言而迴上又使使勞
問則已列方陣於通化門門衛欲拒使者強之而未
及宣言言加不順上又詔普王及諸王侍書等宣慰
勞之許以重賞又載金銀帛繡等二十餘車普王纔
出禁城門賊已至於丹鳳門詔召六軍久無至者
時關東河北頻戰不利屢發禁兵相次東征警衛遂
虛上乃出自苑北門六軍羽衛纔數十騎或曰朱泚
是失意之臣恐懷僥倖不如遣十騎捕之使陪鑿輅

若脫於泉爲害滋甚不然以卒誅之養獸招禍立可
俟矣上與儲宮經略不遑而賊已犯禁門遂以普王
爲先驅皇太子爲殿韋淑妃唐安公主親王貴妃等
一百餘人策騎而去乘輿次於咸陽咸陽令李衡俯
集^{二字疑}其妻親奉御膳上命貴妃以下接以恩禮傳飡
而過神策軍使御史大夫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門
下侍郎平章事盧杞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御史中
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右羽林軍使御史大夫令
狐建京兆尹王翊駕部郎中郭雄翰林學士陸贄吳
通微等悉於咸陽而及焉
郭曙與家僕數十人於苑中獵射聞蹕伏謁道左上

宣勞之志願翊從上許之

駙馬郭曖先與公主失意上收公主在內隔絕經年
及此曖馳往覓得公主策騎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
至洛驛奔及乘輿

四日平明至於奉天丞尉惶懼拜舞於縣門其日上
幸縣令宅宰臣近侍各居廡署時右金吾將軍御史
大夫渾公瑊討賊之迴戈也渾公與家僕數十騎自
夾城入北門收集後殿與敢死之士欲擊賊乘輿旣
出遂奔行在上以渾公爲工部尚書行在兵馬使渾
公有膽略泚素憚之旣而乘輿乃安時奉天備禦防
守皆渾公之謀也君子曰高祖困於彭城而用陳平

之策漢祚興焉晉武得謝安石晉室無替古之君子亦有是夫

渾公雖武勇絕倫而謙讓無匹乃以令狐建爲行在中軍鼓角使嗣滕王湛然爲金吾大將軍嗣鄒王寓爲右衛大將軍前神策軍京西都虞候侯仲莊爲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廂兵馬使仲莊有剛勇善謀略保衛之功次城之勲也

初建中之始術士桑道茂奏云國家不出三年甃有離宮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制度爲壘以備非常上以道茂言事數驗遂令京兆尹嚴郢充築城使具畚鍤抽六軍之士督策之時上初即位刑清俗泰

盛夏而土功大興遠近不知其旨及此都焉

上初幸鳳翔依都府而謀尅復或曰張鎰雖陛下信臣莅職日淺所管勁卒皆朱泚部曲本漁陽突騎兇衆城中旣立朱泚本軍必生大變以臣度之非萬全之計也敢以死請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其月六日李楚琳殺張鎰而歸朱泚

初令言陣於五門禁兵不出百姓觀者巨億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鋒自龍尾道上於中間周呼曰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貴兇徒大呼有頃入宜春院及諸宮時倉忙之際本朝禁衛騎士及坊市百姓擔負財帛填街塞陌連日竟夜旣而羣盜與令言謀議

卷一
慮難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異志若迎而為主事可捷矣遂於招國里以禮迎之泚畜姦伺隙久懷非望羣盜既至僞讓不從而命爲使者設食久之以觀衆心於是火燭星羅觀者萬計

泚入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權臨六軍國家有事東郊徵涇原師旅銜命赴難將士久處邊陲不嫻朝禮軍驚御駕乘輿已出夜定見神策六軍金吾威遠英武并百司食糧者三日內並赴行在不去者即於本司著到如三日後移牒勘彼此無名當按軍令議無容貸

泚移居白華殿朝臣見者悉勸迎駕泚顧望惜愕知

未得衆心源休入移時籌之言多不順勸以僭僞泚甚悅之猶尚未決

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後乃知源休既陳矯計切勒十城門不許出入時六日夜也

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兇徒必來攻城請爲備禦門下侍郎盧杞切齒言曰太尉忠貞朝野共知奈何有此傷大臣之心安可令泚聞之請以百口保泚不反後二日泚變梟獍至於城下

上料近藩兵馬可以赴難者頒下手詔諭之皆如期至帝尚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勸迎且令諸道軍士

三十里下營時京兆府功曹姜公輔赴行在拜門下
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嚴衛無以重威靈
今禁旅單寡翊衛未備若泚忠孝奉國固不以兵多
爲慮若狼心已變則有備無患今士馬在外深爲陛
下危之即日召兵入城逮泚攻城已戒嚴矣

朱泚既納源休僭僞之說又得幽隴三千人與哥舒
曜救援者行至澠池縣聞朱泚僭僞返旆投泚泚自
謂衆望所集於是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
爲皇城留後

泚以段秀實爲心膂發銳卒三千奉迎乘輿陰起逆
謀秀實潛謂劉海賓曰朱泚是薊門一卒去逆効順

先帝嘉之位登台輔不能見危授命而乃宴安兇醜
吾位歷司會策名九寺雪國之耻雖死猶生爾能從
乎海賓曰忠臣節義死而不忘敢不唯命是聽因擇
能行者追賊兵曰城中有變使者六日一更行及洛
驛虜劫而迴驗符乃秀實詐爲賊帥姚令言帖用司
農寺之印也

賊泚用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王以禦王
師用異姓王李日月爲西道諸軍事先鋒經略使
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傑爲平虜使屯兵於
梁山之西隅也時與李日月頻戰官軍大捷後被伏
兵死於鋒刃朱泚出榜兩市及署兩坊門曰奉天殘

黨蟻聚京畿重傑等仍敢執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師
小將果復敗亡觀此孤城不日當破雲羅布網無路
鳥飛鐵釜盤魚未過瞬息宣布遐邇各使聞知僞兵
部負外古之奇詞也

初重傑縱騎追賊獨出於三軍之首兇徒埋伏邀之
落其奸便被兇徒生擒親事數十人以伏事之情亡
軀而奪之兇渠雖衆追者氣銳志堅奮然不顧遂被
逆黨斫重傑頭而棄其身親事收其神柩入奏於奉
天帝見之撫屍而哭或諫曰裨將死撫屍而哭越禮
也帝曰大禮非卿所知也艱虞之際死於王事愍惻
豈拘常倫遂盡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頭安之頸而

埋之朱泚得高重傑頭又集僞百官大哭曰忠於彼
者亦義於此爲朕之無禮殺我忠臣又命僞有司作
蒲人身而安其首以三品葬之皇帝再尅京師詔有
司發舊二塋取其首別爲封樹贈工部尚書喪葬官
給

時李日月兇威甚銳燒熱陵廟帝甚患之謂渾公曰
朕不能保守宗祀尅平多難致使六合沸騰宗廟失
主焚我陵闕兇威轉熾應是殷憂之時代終百六唐
堯禪舜虞舜禪禹自古有德者進無德者讓有自來
矣今天地鼎沸淮楚搖蕩幽冀蜂起萬方震懼請從
禪代以救蒼生卿等如何渾公泣涕如雨身被鐵甲

舉身自撲君臣悲涕久之渾公奏曰夫聖人不困不
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於項籍世祖窘於
昆陽隋帝厄於鴈門魏武保於南郡三王五帝其猶
患諸況陛下承百王之末威靈邁往古小有屯否而
懷扼腕臣下之罪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念毋以小賊
爲憂臣請自出一行梟逆賊之首即冀宗社永安唐
堯垂拱臣之願足矣上曰朕在蒙塵卿爲肺腑別募
裨將卿不可也渾公曰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頻犯郊
畿鄂公取之如指掌臣若不出兇威轉甚上許之
渾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出埋伏於漠谷之隅公自
將數十騎從東門而出直抵朱泚營壘泚驚不覺墜

榻羣盜大潰公以騎少不足逞銳遂引而西李日月
從騎追之至城西門渾公謂家僕曰立功立事只在
今日與卿此捷何不取之僕人彎弧射之李日月應
弦而斃朱泚鋒刃十亡八九焉家僕者即渾公之所
役人也字小金有詔令公賜姓李氏封異姓王以賞
飛矢之捷用旌武功也

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備禮送於長安休祥私第
母氏苛尅二字疑而不哭厲聲罵曰奚奴國家負汝何事
敢生悖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母氏始終不
哭一聲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長安諸黨並從
夷戮唯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

子之鑿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而不哭
殊有古人之風

初朱泚謀變大事李忠臣源休等並皆同坐司農卿
段秀實與劉海賓伏匕首於靴中內官覺之時聖上
行幸羣臣疑貳革亂之間段公以戎服見泚共議匡
復往返三四馬泚情洩於言段色厲奪休之笏擊泚
之首羣兇駭愕濺血數步兇黨持兵而至段公被害
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羣兇曰義士勿殺之聲手相及
段公已害泚哭之甚哀封忠義侯以三品禮葬之海
賓因兵亂而逸於通化門外被役驢者敗之並見害
故京師號朱泚為熱熱二字疑堯舜號希烈為當年桀紂

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泚詩言多悖逆故闕而不
錄皇帝再尅京師召季蘭而責之曰汝何不學嚴巨
川有詩云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遂令
撲殺之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
宅一所嗣子授三品正貲官諸子各授五品正貲官
旌其門閭喪葬官給為立廟御製碑銘君子曰昔臧
氏勸事君之節空傳其名不睹其人千載之後見乎
段君代有之矣伯仁抗節鍾牙咄嗟有是哉詩云淑
人君子其德不回其段公之謂乎

八日泚於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衛者多
是軍人周行不過數十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偽

赦書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
偃之詞冊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藥而卒故
嚴巨川詩曰煙塵忽起犯中原自古臨危道貴存手
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落日朝笳吟上苑
通宵虜將醉西園傳烽萬里無師至累代何人受漢
恩

九日李忠臣姚令言並爲侍中仍以令言爲關內副
元帥以光祿卿源休爲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
工部侍郎蔣鎮同平章事蔣練爲御史中丞太常卿
敬釭爲御史大夫洪經綸爲中書舍人禮儀使
是日夜三更哥舒曜拔襄城保於洛陽初公援東郊

也上謂公曰卿行師出陣與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對
曰先臣臣不敢比也祇如斬長蛇殪封豕靜氛霧掃
欃槍然後待罪私室則臣之願也上曰伊尹去而伊
陟嗣文王歿而武王興卿父在開元無西面之憂朕
今得卿無東郊之慮及發師之日上親送於通化門
百官翼戴觀者萬計則曰茫茫楚塞遙瞻上將之星
靄靄秦郊自有登壇之客豈唯漢稱定遠晉有征南
而已哉及乎出師於通化門外無故門槍自折識者
知其不利以其父翰天寶之末師至乎北門無故門
旗自折翰遂斬門旗官而發師旅終有火折控轡之
難公此行踵父之徵遂有襄城重圍之難矣

初公駐軍於襄城也希烈莫不懾懼焉有枝梧之象時公亦以名父之子不忝其役實欲立功成事待罪私室但國軍多故糧盡援絕三將敗績於薛店城中戰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兇衆中飛矢拋木者壕塹俱滿公堅守孤城糧竭於內援絕於外軍志曰設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無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鞠兇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時希烈兵勢漸盛南破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攻汴州都統司徒李公勉棄城而逸擁衆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懼賊旣入城資賄山積河路斷絕長

安以東飛書不通南方朝貢使皆自宣池洪饒荆襄抵武關而入江西節度嗣曹王臯嚴郵驛厚其供億雖有深溪絕橋而驛騎不病四方賴焉司徒李公旣已敗績詔以宋汴節度劉公洽充河南道都統諸軍事悉以司徒所管配隸焉

司徒公制將曲環前後數陳行列軍事司徒公多不從其計環以司徒公行軍司馬陳履華兵馬使唐漢臣李載等用事多阻環計不及與諸將同語司徒公以不從其策自維敗績但唯唯然環因叱履華曰都統置公腹心遂辱吾軍命左右掣之下馬極加責讓司徒李公大夫劉公皆釋轡錯愕司徒深自抑退以

愛憎不明無所逃於國典大咎在勉非陳中丞之過也大夫劉公謂環曰軍有利鈍時有否泰昔孟明三敗以成功良史稱其美也曲大夫豈得失禮於上公環乃止司徒公以軍敗失土上表請罪上已出宮覽表潛然謂勉曰朕亦不能上保宗廟越在畿甸軍國之事一勝一負卿其自安因待之如初

十日制將劉德信高秉哲聞帝蒙塵遂拔汝州星夜兼馳於沙苑監取官馬五百疋先收東渭橋於是天下轉輸食糧在此焉軍次昭應列陣於見子陵之西隅二將執酌號令三軍曰今主上蒙塵神器無主長蛇逸網魚脫於泉臨難成功冀在憂危之日翦除兇

黨尅復乘輿勲流子孫萬代之貴言訖左右戒嚴三軍賈勇鼓聲一振奮戟前衝三覆其軍王師大捷乘勝築壘於東渭橋時十月十九日也

初十日朱泚自統衆攻奉天率羣不逞蟻聚之衆軍勢漸雄以姚令言爲僞元帥僞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晟屬焉以李忠臣爲京都留守

十二日賊次洛驛上使中使翟進秀追論惟明邠寧留後兵馬使韓遊瓌士馬三千八百人二將受詔夕而奔命夜到泥泉遲明即路遊瓌等命其軍士分部巡探東道遊奕人爲賊所獲將送泚泚問救軍多少泚左右抑令蹈舞賜衣一副付僞詔書宣慰先歸者

待以高爵厚賞遊奕人馳還當夜發至四更關門納之惟明遊瓌等再拜蹈舞悲喜交見上膝之前席謂惟明曰兇孽滔天宗社不守忠貞之節見於艱危卿等急於國難朕無慮也二將宣布聖旨將士莫不感激

時涇原都知兵馬使馮河清進戎服甲楯垂十萬焉上大悅立頒將卒軍聲遂振

十三日辰時賊軍大合城下交戰自辰接戰至於申酉之間賊徒大敗殺傷萬計是夜賊於城東三十里下營周遍原野擊柝之聲相聞廣陌又修攻具上亦命造戰樓拆佛寺及仇敬忠宅而豐其用若乘城而

戰賊多敗屺若出師戰王師少利

十七日靈鹽節度留後御史中丞杜希全及鄜坊節度工部尚書李建徽各率甲士三千人趨奉天賊氣方銳設伏於莫谷三軍深入探候失備奸人得便夾而擊之為賊所敗希全等收離集散再振其軍

初泚於奉天城東南隅下營立表高百尺造木檻人藏其身縋而上之闕我城闕帝深患之召善定砲者拜御史中丞實封三百戶有崇福寺僧昭悟夜應召而中之人檻俱碎泚不復更置遂白日移帳於乾陵上南望之遂有雲梯之役車駕還京與昭悟官爵昭悟懇辭不受請充別勅崇福寺主有詔依請

時劉德信高秉哲固守渭橋往往出師遊奕於望春樓下賊設伏皆敗績偽皇城留後李忠臣移牒奉天城下請救兵時姚令言等士馬敗績傷者衆恐百姓乘弊而俘之所抽救援將士皆匿刀箭夜行晝伏泚既迫急召機巧之匠設以雲梯刻日而就其梯高百尺濶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駭上深懷憂顧問百官時神武軍使御史大夫韓澄拜而奏曰臣昔在劔南西山八州防守戰具備諸雲梯小技不足上勞神慮請禦之上曰昔沛公困於項籍而得韓信寡人今迫於重圍上天以卿賜朕千載一時卿其勉之時韓澄親受聖策潛穿地道向彼來

路布乾馬糞二百車以爲火備城上更廣城牆當雲梯相對三十步以大鑊十口各煎膏油散布雲梯之上細剉松脂五十車內庫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鱗城外羣兇三軍齊叫雲梯既動鋒鏑兩集城中木石飛聲雷震俄頃之間雲梯脚陷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初梯上有濕氈矢不得入梯脚將陷煙火焰然從地而出雲梯之上人自去氈於是葦縛雲飛松脂亂下熱膏雨散中者逼當有脫文人脂傍流凡數百步洪焰千尺白日爲之韜光沸聲若雷知漢將之謀也此句疑縱田單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陸伯年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韓澄之計也拜鹽夏節度左三軍統軍

初雲梯之動也風勢不利咸以爲憂渾公親率列將
酌酒臨火坑而呪曰天道助順至誠感神賊泚兇悖
圍逼君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罰因流涕被面精神感
激拜訖須臾大風起吹賊軍勢益加元缺潑油下脂鼉
鼓齊震王師大捷賊敗衄焉時十一月上旬也
城中雖有雲梯之捷素無藁草糧儲罄竭賊圍益急
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爲封裹巡城慰勞有頃賊射
百張弩於上前三步而下上大驚謂渾公曰雲梯雖
捷賊勢尚強位歷之數有窮三皇五帝尚有革易朕
自無德上失天心請從禪代則百姓免塗炭之苦戰
士無傷夷之患朕之願足矣渾公兩淚而奏曰昔黃

帝戰於涿鹿帝舜征於有苗沛公於項氏爭天下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太宗六年擐甲尅平多難況陛下
承丕業之餘慶握皇圖而授籙萬方同軌八表恃賴
豈以一小豎厭棄皇家百六之災得爲天譴而繫聖
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請更三五日閒若不梟泚首獻
捷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上曰張陳尚在吾豈困哉
君子曰臨大難而不困者其惟聖人乎百度惟貞始
終無替者其惟良臣乎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
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渾公之謂乎

奉天錄卷二

唐趙元一撰

時李懷光自魏博團練精兵五萬越太行席卷而救奉天也晉絳蒲陝慈隰同華等州並補授郡牧頓軍於涇陽子父相繼可十五萬朱泚聞涇陽戰鼓不覺墜榻遂抽軍却守長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朱泚圍我奉天四十餘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勞我百姓三輔兩畿轉無投義者唯李楚琳先事朱泚獨爲外應餘四鎮將帥盡是王臣及泚抽軍江東劔南貢賦山積爭功効死者如百川之赴滄海詩云趯趯兔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

初懷光至涇陽自以爲君父之讎星夜救援方展臣
子將用表誠被門下侍郎盧杞陰中之便令赴咸陽
頓軍懷光知被宰臣所中不得已遂發赴涇陽軍士
怏怏然不得其志其月二十日到咸陽夜造浮橋而
濟築壘於孔子澤城周迴四十里中使相繼於路金
帛寶貝美人相望繼踵加宰相中書令收城都統
至其月二十八日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自
趙州拔城從飛狐口越白馬津聞難駿奔軍次櫟陽
縣有詔加公工部尚書神策軍行營節度駐軍於東
渭橋斬劉德信而并其軍公身與士卒同甘苦家無
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寒不御裘軍氣益盛三禮

之將也初劉德信軍禮不備失儀於公公斬之孔子
曰何以爲身曰恭敬忠信而已恭則遠於患敬則人
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信之犯此先誠其劉公之
謂乎

時李希烈兵威大盛南敗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
下汴州也都統司徒李公勉不能抗節棄城而遁鄭
滑節度李澄謂諸將曰乘勝之軍不可敵今以詭計
羈縻而取之以圖萬全遂飛表行在送啟元兇

時李納號齊王田悅號魏王王武俊號趙王朱滔號
燕王

時神策軍兵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率兵五千自襄

鄧收藍田而入同華節度駱元光領銳卒五千自昭
應長驅而入河東節度馬燧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
王權率卒三千鎮於中渭橋與賊相持泚唯據城重
賜金帛而四隅之外盡是王師泚初據乾陵使一騎
於城下招公卿士庶以爲不識天命城上伏弩射之
立死時駙馬都尉郭曖守東北角手射殺數十人無
不應弦而斃賊衆披靡而退曖即汾陽王尚父子儀
之子也

先是朱泚典郡鳳翔有猫乳鼠表奏稱境有祥詔下
中書詳議可否欲編青史衆議皆以爲不然或曰鼠
者坎精主爲竊盜猫者之食是吾君利器伏下之義

也今返食其乳是空我腹賊之徵也果有十月三日
之難矣

以其年劔南山西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沛舉鎮五千
人叛張延賞而攻成都縱兵至於石笋街延賞無備
不暇枝梧棄城而遁投於東川沛以温據爲謀主據
素無才略三軍酒色而已延賞使諜者察其不虞知
其無備假東川之師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葉皆伏
誅君子曰顏氏云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張沛
當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騎將之
張沛所帥奴才之温據攀危輔朽不敗何待
賊泚初至奉天鳳翔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臯領

隴州留後時所在阻絕未知適從臯密謀將帥勵以忠誠覽其雄心皆願効死賊將王文獎賫偽牒誘臯臯欲斬之慮其禍速乃禮而遣之因令其將高光儀往觀形勢既還具揚姦計郝通等尋破汧陽縣義寧軍使李旻以兵會之當新興二州將王震舉鎮歸臯臯軍容益壯

朱泚以盧龍舊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光偽有疾邀臯將謀大變臯兵馬使翟暉以白臯雲光之黨張月桂劉原長馳入告變雲光乃領其衆赴泚次於汧陽逢泚僞中使蘇玉賫僞詔以臯爲御史中丞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韋侍御已拜中丞便爲

吾黨可於此還遂卷甲而迴臯僞託心脅迎而勞之因謂之曰臯受新命更無猜阻若先納器仗方見赤心雲光素以書生待臯遂斂戎器付臯臯納之於庫遂推牛聚酒期以宴賞明日密召隊仗入引衆就馬坊而悉斬之次引諸賊就席酒未行而伏軍發兇黨無遺上深賴之拜臯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特置奉義軍節度以旌殊能也奉天士卒聞之咸增勇氣不復有西面之憂臯又命堂兄弁閒道陳請朝廷以爲雖有誅雲光之舉賊忽併來終恐後敗臯使繼到知已保全乃有勅賜金印紫綬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下咸許承制授之臯慮奸人反閒以阻忠誠乃築壇

刑牲刺血誓衆吏不拒焉吐蕃聞之使贈名馬并及
珍異等尋加臯檢校禮部尚書
時僞皇城使李忠臣每坊團練人心大擾泚自奉天
行迴悉令廢置經三五日閒即使人僞從城外來布
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聞者莫不歛泣焉
初泚自號其宅爲潛龍宮移瓊林庫國寶以實之識
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之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
異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備宦豎朱重
曜白泚曰可將家屬往城下使其招百官來若不來
並對彼夷戮僞中使孫知古諫泚曰不可且陛下初
有寶位當以柔服爲心使遠近忻戴若將彼妻子對

之殘害是絕萬方向慕之心人人與之爲仇竊謂不
可於是並獲安全賊黨旣敗城內稱慶
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領卒戍於盱眙聞難即日還廣
陵深溝高壘繕甲完守鎮海軍浙東西節度使潤州
刺史韓滉閉關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距玉山禁驢
馬出境以戰艦三十艘舟師五千人自海門揚威武
至於申浦而還拆上元縣佛寺觀宇四十六所造塢
壁自建業抵京峴樓雉不絕穿大井深數十丈下與
京江平凡數百處滉將邱岑嚴酷士卒日役數千人
去城數百里內先賢邱墓多被侵毀故老以爲自孫
權東晉宋齊梁陳兵壘之故未始有也滉下三千人

先戍宋州即日追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
采石軍使增置營壘部內佛寺銅鐘並鑄戎器本司
取處分韓公判云佛本無形有形非佛泥龕塑像任
其崩頽銅鐵之流各還本性旣而並付鑪焉
少遊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混境會混亦三千
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以樓船金帛交聘於江中時
混以中國多難翠華不守淮西幽燕並爲敵國公慮
敖倉之粟不繼憂王師之絕糧遂於浙江東西市米
六百萬石表奏御史四十員以充綱署淮汴之閒樓
船萬計中原百萬之師饋糧不竭者韓公之力焉與
夫漢之鄴公各一時也

時少遊出軍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行掠瓜州楊子
雞犬無遺鹽鐵使御史中丞包佶以財帛一百八十
萬疋轉輸入京少遊盡取之佶自詣少遊止之少遊
長揖而遣之又遣幕佐責佶楊子苑財帛孔目佶先
有守附三千人被少遊隸焉又加伺隙佶心不安遂
急棹渡江妻子伏於案牘中佶使使飛表於蠟丸中
論少遊收財事上深不平信宿少遊使繼至上問使
者少遊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則無臣
發來後非臣所知也上以國步多艱恐更生一秦但
從容謂使者曰少遊是國家之守臣或防他盜不爾
實軍府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

大驚咸以睿情達於通變明見萬里之外少遊聞之
乃安

時諸方閑境自守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東拒李希
烈身在蘄陽數遣賁珍異閒道進獻故當時推重焉
上尋命鹽鐵使包佶自揚州達荆襄轉輸東南征賦
舟舩萬計到蘄口希烈賊衆二萬掩至嗣曹王臯與
騎將御史中丞伊慎擐甲力戰於永安柵大破之殺
傷殆盡是日若微臯慎之功佶之所統並爲盜資
以其月二十五日中書侍郎盧杞貶夷州司馬白志
貞以宿衛不警貶恩州司馬戶部侍郎趙鄴貶播州
司馬尋免閒架之賦而下罪已責躬詔去聖神文武

之號於是李希烈李納田悅王武俊及所管將吏皆
以官爵待之如初分道宣慰海內忻忻若登春臺矣
其扈從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身有過犯罪減
三等并奉天爲赤縣給復五年在縣城者給復十年
京城減收兩稅之半即興元元年正月一日也
是月朱泚亦改僞號曰天皇元年國號大漢泚以國
家府庫之殷重賞當有應在京城公卿家屬皆月給俸
料以安衆心泚外賜軍士中撫班列兼修戎械之具
攻守器備費用巨萬計洎泚之敗而府藏不竭識者
以前後主計大臣不思萬姓之殫竭而輾轉相資務
損於人爲國生患皆是廟筭無良陷君之罪也

時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覆車不改以
藍染滑石爲玉璽以折車釭爲瑞誑惑其衆年號武
成國號大楚以張鸞子爲宰相孫廣爲中書令鄭賁
爲侍中充汴州留後司徒劉公下汴州並從夷戮希
烈以蔡州爲宮廣設門額分其境內爲四節度以安
州爲南關外生劉誠虛爲南關都統誠虛武勇絕倫
希烈憑之而反後被嗣曹王臯騎將徐誠生獲送於
朝廷

初朱泚僭位使走卒趨捷者日馳數百里送書於朱
滔書曰昔文王囚於羑里終王八百之基殷湯繫於
夏臺後有解網之頌吾頃典郡四鎮藩夷戰懾唐主

不察信詔諛之說吾罹奸臣之禍便奪兵權雖位列
上公詔書繼至情懷恍惚百慮攢心何期天道盈虛
五運更代物極則反憂極歡來歷數在躬以登寶位
涇原四鎮士馬爭驅隴右鳳翔獻書繼至三秦之地
指日尅平吳蜀之閒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卿殄除
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誘之懸爵賞而招之張皇
威而逼之驅鐵騎以臨之橫行洛陽與卿大會於定
鼎朱滔得書西向拜舞宣示僞詔曉諭三軍使令有
司條疏移牒諸道曰今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寶位
關西四鎮應時款附請爲臣妾唯奉天孤城危同累
卵不有廢也將何以興今披識應圖則鼎新之兆先

也同夫夏俗待我后以來蘇今發突騎元戎四十萬
奮劔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長驅河北至洛
陽與皇帝會蹕於上陽宮牒魏博恒冀等州將士即
宜擁節歸朝達於先覺必使勲流奕葉榮及子孫如
或固守窮城不識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析骸請
看今日之長安竟是誰家之宮闕太山如礪可知非
石之言秋日麗天不易勤王之意

興元元年春三月九日朱滔發兵臨河北地士馬宏
壯有驕伐之色以先有救田悅之功希爲內應謂悅
開僻迎滔因此欲有吞并之勢相魏若下河北悉爲
朱氏所有王武俊機謀者料彼敵情防其不意閉壘

清野馳使往來身且不與滔相見滔亦戒嚴秋毫無
犯軍次魏境卒情將驕欲有城下之意時貝州刺史
邢曹俊武勇絕倫英威自若厲兵秣馬固敵是求朱
滔圍城日夜攻戰

時武俊致書於昭義魏博等書曰自古通賢見機而
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百代帝子帝孫吾
徒頃因讒臣罔上觸藩之際遂懼傾危拒境抗兵偷
存瞬息今朱泚竊據於宮闕朱滔長驅於河北聖上
巡狩於畿甸希烈侏張於淮楚昔班彪智士知漢祚
之未衰馬援書生識光武之可輔今請轉禍爲福以
過爲功戮力勤王共匡時難牒昭義魏博滄景等州

即請部署四鎮齊驅魏博擊其前滄景掩其後易定
乘其左昭義奪其右掃蕩妖孽廓清寰宇然後奉表
紫宸獻書北闕榮家榮國豈不休哉諸軍得書各進
表行在有詔令魏冀昭義進軍擊朱滔也諸將受詔
各遂攻敵武俊謂二將曰僕才非廉藺今遇時來請
効先鋒諸公勒轡一觀成敗二將勒兵據險爲武俊
軍援朱滔與武俊自辰交兵至於午未之間氣色兩
衰武俊爲流矢所中遂各抽軍歸營壘武俊謂二將
曰軍勢兩衰各請騎士昭義相魏各率精騎五千昭
義節度李抱真使馬軍兵馬使御史大夫來皓爲軍
正皓謂三軍曰今以騎士一鼓而摧之其勢必敗賊

營若動便請三軍齊驅如覆巢之破卵百戰百勝之
情也曉示訖皓領三軍騎士一萬當鋒而衝之乍聚
乍散軍勢彌盛賊恍惚莫測其算且武俊伏兵要害
李抱真使行軍司馬盧元真勒兵一萬襲其營壘滔
聞後軍有變左右顧望軍勢不安遂抽軍奔壘軍勢
亦動被王師追逐兵遂大潰棄甲而遁武俊伏兵邀
之誅斬略盡三十萬之突騎隨霜劍而星飛數百里
之浮屍有長平之冤氣朱滔挺身奔於幽州天喪渠
魁遂發背而死於戲天道惡盈其朱滔之謂乎於是
河北諸帥獻書行在悉爲王臣皇恩普沾咸蒙洗雪
詩云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蓋云歸處

初田悅叛王命有表請貸絹八萬疋賜賚三軍此爲不道之萌矣聖上以天鑒孔明無幽不燭謂悅使者曰君臣父子義無貸假四海之內皆是我家日月所照悉爲臣妾卿彼將士即朕股肱若信貸假切傷物議今遣將絹八萬疋以充三軍牛酒之貺便令宣示曉諭三軍三軍愕然知有逆順田悅不遂其謀矯詐遂息旋因于紹令孤峘鮮于叔明等上封事揀練僧道恩制旣行宣示天下田悅因此得展逆謀僞稱恩制揀點三軍老少中人已下多怨謗焉田悅遂調說三軍拒我王命全軍圍我臨洛守將張丕練卒三千堅鉞深壘號令嚴肅甘苦皆同吏士莫不効其死節

圍經五月糧儲罄竭賊圍不解丕先出私家牛馬用充軍食三軍莫不感激焉乾牛韋弓並充軍食易子析骸亦已甚矣

時太原昭義河陽並頓軍於狗明二山時田悅鉞壘嚴肅馬公不果前進問鄉老曰按圖經此山有名否鄉老曰一名明山一名狗山公曰即此頓軍必勝之地謂田悅是兔相也不已糧竭計無所出晨夜舉火與馬公相應飛書不遂有東風形勢甚便遂作紙老鴟而致書焉直放上高數百尺風勢愈急直上至馬公中營田悅命善射者數人射之不及馬公三軍大叫呼擊鼓迎之馬公得書書意甚急如三日內不救

全軍必陷馬公見危赴難遂進軍救臨洛田悅喪師
十有六七馬遂奔洛州馬公與諸軍進圍洹水於城
西南列三大營悅自洛州拔歸南至頓邱縣也

奉天錄卷二終

